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五十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遊魂 赤烏鏡飛驅魑魅幻魄

話說馬靈探得李景隆按兵不進，已經飛章請旨，遂逕向燕京打聽。不兩日回報：「有個奎道人，敕封為護軍仙師。現今又選將添兵，特賜李景隆黃旄白鎖，專征濟南。」情由備細說了。呂軍師道：「我當退舍以待之。」咸寧問：「何故？」軍師道：「這道人必有邪術，非堂堂之師也。若無法破他，軍必惶惑。古語云：『善戰者不敗，善敗者不亂。』如今離城已遠，倘有疏虞，難免旗靡轍覆。我意背城立寨，靜以待之，然後相機而行。」

咸寧道：「果有邪術，不妨表請兩位仙師到此，則破之如反手。何至不戰而退乎？」諸將皆以為是。呂軍師道：「不然。帝師從不許用道法者，恐人誤以為邪術也。若不至於萬不得已，未肯輕試；故必須略見一陣，方可表請。是借以破彼之法，非即以此破敵之兵也。今尚未見得，何敢遽奏？且今者並非我去侵他，得尺則尺，進寸則寸之時，但要殺得他片甲不存，亦何論地之遠近與兵之進退哉？老子云『知雄守雌』，可通之兵法。」

吾意已決。」遂下令：「旋師撤兵，退回四十里。」謂咸寧道：「帝師七星陣法，微不便於退兵；今當別創營寨，用四象之制而變通之。」遂傳下將令，令瞿雕兒、雷一震、賓鐵兒三將各領兵二千，結一大寨於前；郭開山、葛纘、曾彪各領兵一千五百，結一大寨於後；高咸寧寨居中之右，命卜克、孫剪、董翥領兵三千為護衛；呂軍師寨居中之左，劉超、阿蠻領兵二千四百為護衛。又命小皂旗、楚由基二將各領兵三千，再退三十里，分東西各立一寨，中間讓開大路，既便於前軍退之，又可邀截追兵。並授以密計。餘軍盡遣退入城中，協助道臣、高宣，嚴備守城之具。眾將軍正不知呂軍師如何作用，唯有各去遵令行事。

佈置已定。不幾日，哨路兵卒飛報：「燕軍將次到了。」呂軍師令將鄭亨首級高懸營門左側，用粉牌大書：「鄭亨賊首，李景隆也照此榜樣。」遂傳下暗號，若一聲炮響，後軍速退，中軍隨行，前軍為殿；如有倉皇爭先者斬。當晚，有燕軍先鋒薛鹿統領著三千番軍，只距著二十里駐紮。

次日清晨，景隆大隊到來。呂軍師登台，用千里鏡一照，中軍都是皂色旗幡，素粉畫成龜蛇星斗之形。高咸寧道：「軍師之見良是。此誠妖術也！」隨又密諸清將：「若在陣上交戰之時，聞鼓聲即退，違者彩首。」少刻飽餐戰飯，兩陣對圓。李景隆與奎道人並馬立在營門，見對營一根長木竿上，挑著個首級，中間掛著一麵粉牌，寫著十二個大字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大怒罵道：「草寇焉敢如此大膽！拿這賊軍師來，碎屍萬段！」那時薛鹿要顯材能，就拈弓扣箭，較親射去，把懸著鄭亨首級的繩索，劈中射斷，那顆頭顱滴溜溜墮下塵埃，軍士齊聲喝采。

薛鹿乘此威風，躍馬向前，將鐵矛指著對陣罵道：「敢有不怕死者，速來納命！」賓鐵兒那裡忍耐得住，舞刀縱馬，直取薛鹿。薛鹿看不在眼，用手中槍逼住道：「不直得殺你這小廝！」

快回去換個好漢子來。」賓鐵兒隨：「我不斬你賊頭，誓不回馬！」

薛鹿大怒，舉手中矛，在鐵兒刀刃上，用力向上一挑，劈直刺。鐵兒側身躲過，潑風刀乘勢吹下；薛鹿疾忙招架，險些兒砍著左肩，心內狠吃一驚，方知是員猛將。兩邊一來一往，戰有十多合。

奎道人見薛鹿不能取勝，拔出佩劍，向空畫符。呂軍師望見，亟令擂鼓。鐵兒忘懷了是退兵，倒道是催他殺賊的意思，就使出個解數，兩腳端著鐵橙，將小腿肚用力夾住馬肋，飛迎薛鹿。兩馬方交時，他就一蹬跳在地上，那戰馬如掣電的空跑過去了。薛鹿眼明手快，刺斜裡一槍刺去。鐵兒閃卻，就地滾進，潑風刀正迎著馬後腿一掠，兩蹄平斷，薛鹿掀翻在地，隨復一刀，斬為兩段。忽聞自己營中炮聲一震，烈風驟起，黑霧彌空；燕軍大隊卷殺過來，方悟道是退兵，就拖著大刀如飛奔走。原來鐵兒從小學得諸般走馬、走索，一日能三、四百里。

頃刻趕著大軍，奪疋好馬騎了，與瞿雕兒、雷一震合力殿後。

時諸將見煙霧內毒蛇怪獸張牙舞爪者，不計其數，向前吞噬；燕軍又乘風掩殺，莫不棄甲曳兵，倉皇逃命。幸虧呂軍師紀律精嚴，又是豫備著退走的，不致十分潰亂。早有皂旗、楚由基兩路兵合來接應，方得盡奔入城。二將見不是勢頭，亦各分東西沿濠而走。吊橋下東有郭開山，西有曾彪接著，皆用強弓硬弩道射燕兵，大聲喊：「將軍等快入城。」李景隆與奎道人趕到時，軍已退完，吊橋亦已拽起，城門緊閉，堵口內排列著大炮，打將出來，只得退回二十里紮住。軍師點查人馬時，死者不足百名，傷者有四百餘名。瞿雕兒與楚由基中了一箭，曾彪傷了鳥槍，幸俱不得致命。就喚賓鐵兒至前，責問道：「汝才歷行間，何敢貪戰，擅違我令？」

喝令刀斧手斬獻首級。劉超、雷一震、小皂旗、阿蠻兒齊來跪稟道：「違令理應伏法；但有斬薛鹿之功，懇賜寬宥一次。」高軍師勸諭鐵兒曰：「從來王法或可少貸，軍令不容少假。孔明揮淚斬馬謖，不得已也。念汝年少無知，我今為請軍師，免死記過，異日立功贖罪。」鐵兒稟道：「小將臨行時，父親再四囑付，寧敢故違將令？只因酣戰忘懷，還記著『兵以鼓進』之言，所以決意要斬他是實。求兩位軍師看我父親之面罷。」呂軍師道：「這句話大誤了。汝父親若有違令，亦必斬首，豈有徇情之理！汝果係認錯了鼓聲，或者倒可恕得。權且記著，發賣軍棍八十。」打過三十，諸將又來叩求，始行釋放。隨草疏章，遣馬靈赴帝師闕下，奏請仙師駕臨，破賊妖法。

去訖，時已日暮，但見愁雲疊疊，毒霧漫漫，把一座武定州城罩得似黑漆燈籠。半空中神呼鬼嘯，人心未免惶惑。兩軍師帶領眾將，親自撫慰百姓，登城巡視。到夜分時候，忽聽得獵獵風生，太空掃淨，現出半輪明月；轟隱娘、公孫大娘與馬靈從空而降。兩軍師大喜，就請兩位劍仙到公署坐定，細述一番。隱娘道：「明日交兵，看他是何邪術，自有法破之。」就命小皂旗、阿蠻兒、劉超、賓鐵兒四將點選精健馬兵六千，聽候交戰。

卻說奎道人黎明起來，見青天皎皎，紅日將升，老大著驚，向景隆說：「妖婦已在城中，可速催後軍來助戰。」景隆道：「何見得？」道人說：「我昨晚發遣無數神兵，從空佈滿雲霧，罩定城池，使彼膽裂心碎，即可殲滅，今已雲消霧散，我知為彼所驅也。」景隆道：「有法擒之否？」道人曰：「正要他來，省我多少氣力。」早有飛騎來報：「朱將軍等兵馬前站已到。」景隆大喜道：「不必傳催而至，可以滅此朝食矣！」就會齊大隊人馬，直臨城下，大肆辱罵。

二位劍仙呵呵大笑，率領四將出城迎敵。李景隆命軍士退至平原，嚴陣以待。賓鐵兒縱馬橫刀，飛馳來往，大叫：「獻首級者速來交手！」燕軍道：「此即斬薛先鋒之賊也！」諸將皆凜凜然不敢出戰。內監狗兒大怒道：「朝廷養你這班狗將官何用！」遂自手舞雙錘，飛馬直取鐵兒。鐵兒笑道：「你雞巴頭先割掉了，如今該割你的驢頭哩。」狗兒大罵：「你這小哈巴狗兒，不要走，吃我一錘，打個肉醬。」鐵兒輕輕隔過，潑風刀劈臉相迎。真個這場好殺，怎見得？

渾鐵錘似流星趕月，潑風刀如掣電翻雲。漫誇著錘兩柄，是按週天氣數，重二十四斤有奇；爭知那刀一口，恰合先天《易》卦，到六十四斤方足。迸出火光萬道，刀削錘棧；激來煞氣千行，錘禁刀刃。一個老沒雞巴，燕國偏稱驍將；一個少方角卯，中原早數英雄。正是：棋逢敵手難饒著，將遇良材始足誇。

兩人鬥到間深裡，燕陣上千軍萬馬，看得眼花，莫不喝采。

唯奎道人一雙賊眼，只注射在對陣上兩位女將，雖然不甚分明，但覺的風韻飄飄，有出塵之致。心中想道：「這又不是青州的妖婦。我且拿他來試試探戰秘訣，豈不暢美！」遂默默念動真言，頓然烏天黑地，無數奇形怪狀的神鬼，從空飛至。道人劍尖一指，燕軍便衝殺過去。鐵兒見當頭有赤髮青面的神人，舉金村打將下來，雖然膽大包身，心中也自著急，虛晃一刀，敗陣而走；劉超疾來接應時，李景隆大隊人馬，勢著海潮湧至。

隱娘恐軍士亂竄，隨手撒下一幅白縑，化作一座白石長垣當住。兩位劍仙各祭起飛劍一柄，誅殺空中神鬼，但見如穿梭一般，莫想斬得一個。公孫大娘就在袖中取出煉成的法物，望空撒起，都顯出神將，剛敵得住，那座白統化的石牆，又為奎道人所破，燕軍直撞進來，諸將不能抵敵。隱娘即指揮飛劍，亂砍燕兵。不期奎道人手中有個小棕拂，舉起來向空一灑，散出幾點紅星，不知不覺的兩把飛劍，登時墮落塵埃；又連連幾灑，無數神將亦紛紛墜下，悉是米豆竹枝等物。濟南之軍，大敗虧輸，各自逃命。呂軍師早命雷一震、郭開山等出城接應，奈雲霧中兇神邪煞，都揮的長槍利刃，只在頂門上盤旋，誰敢交戰？只辦得走路。公孫大娘著了急，把劍在地下一划，湧出一道長川，驚波駭浪，如雷霆霹靂。燕軍吶聲喊，大家勒住了馬，諸將方得收斂兵馬入城。二劍仙且站在對岸，看奎道人時，將手中棕拂，在葫蘆內一蘸，望著力衝灑去，卻是數點赤血，仍然現出平地。二劍仙心下已自分明，竟隱形而去。

且問奎道人用的是何法術，這等利害？原來只算得鏡花水月，一派虛晃的光景，然卻是彩不得、撈不著的，所以劍仙的神劍，也不能斬他。那些虎豹熊羆、長蛇封豕，都是攝來的魂魄，有虛形而無質的，雖然舞爪張牙，卻不能拿攫人、吞噬人的；那些兇神厲鬼，卻是追取魑魅魍魎、山魃木怪的精氣，有幻影而無形的，手中執持的兵器，縱是些敗草殘枝，只好侮辱人，也不能殺傷人的。無奈不知就裡，即有竇獲之勇、孫吳之知，也要被他嚇得沒命的走了。就是他葫蘆內灑出的東西，係娼婦的月經及產婦的惡血，至污極穢，略沾一點，鬼怪即現原形，神仙便落塵埃。任憑通靈法寶，一切皆壞。乃奎道人立意要破月君道法的，可的倒先葬了轟隱娘、公孫大娘的兩柄神劍。

當下兩劍仙一逕回到帝師宮內，將前項事情備細說了，又道：『非鮑、曼二師，不能破他。』曼師道：「又來了，若沾染了這樣穢物，如何回得南海？」鮑師道：「南海回不得，躲到無門洞天去罷。」曼師道：「你這學玄功的惹著了些，只怕有門地洞也沒處鑽哩！」隱娘道：「非也。太陽一出，魑魅亡魂；罡風一扇，鳥獸為灰。二師有此兩件法寶，所以破得他。」鮑師道：「雖然話說得好，但恐我赤烏鏡才升起來，就沾污了些兒，豈不把我純陽之寶，登時化作濁陰，墮入塵垢？」曼師道：「且住，我的蒲葵扇，乃是先天所產之金芽，倘或未及扇動，先被他灑著了些，那時化作枯枝，再從何處生活？」老梅婢在旁忽接口道：「怎麼婦人的東西，是那樣骯臟？像我不嫁人的，也還潔淨些不？」月君道：「童女童男的精血，在我之身總是潔淨，若一沾染到別人身上，也就是這樣了。」曼師道：「你看帝師，且不講退兵之策，學了這些亡國之君，還在這裡講經說法哩。」眾位仙師皆大笑。鮑師乃拉了曼師，同了兩劍仙，各御輕風，逕往武定州去。

且說呂軍師正在那里計點殺傷軍馬，忽見四位仙師齊齊來降，隨恭請至玉帳上坐，率領諸將參謁。鮑師即諭兩軍師：「傳下將令：於黎明整備交戰。」不意二三更天，各營將士，多害的頭眩腹脹、上嘔下泄，動彈不得。鮑師巡視一遍，偷軍師道：「此中了鬼魅陰邪與蟲蛇的毒氣。我有良方，可以使之頓愈。」是那幾件呢？蒼朮、白芷、雄黃、木香、檳榔、官桂、甘草，名曰「通靈七聖散」，立刻遍賜諸營將士。計點未病諸將，止雷一震、郭開山、孫剪、小皂旗、劉超、阿蠻兒六員，軍士止八千有奇。當下瞿離兒稟道：「小將未曾害病，何故不在點名之列？」軍師道：「汝箭瘡未愈，與病相等。」離兒呵呵笑道：「再中一箭也無妨。」楚由基大聲道：「小將忝在善射，今返為賊人所射，若不出戰，豈不貽笑於天下！願與瞿將軍充作前部，即死無悔。」於是害病諸將皆踴躍而起，願以死戰。軍師大加獎諭，仍以理勸道：「箭瘡痛在一方，可以勉強；病則傷我神明，週身皆乏，如何使得？」隱娘道：「軍師之言甚是。」於是止令八員上將，各率健士一千，隨呂軍師出城前進。

天尚未明，燕軍因連日得勝，都安心酣寢，才得醒來，忽聞震炮一聲，敵人已壓營而陣。李景隆大驚道：「這強賊竟是百折不回的！今日務必殺他個盡情。」亟命將士結束，破敵之後，方許早鋪。奎道人道：「元帥吩咐諸將：統率弓弩手當先，不用挑戰，但看狂風四起，便衝殺過去，用弩矢亂射之。」諸將遵令，大開營門迎敵。濟南陣上，瞿離兒、賓鐵兒兩將齊出，痛罵：「景隆逆賊，我今拿來，剖你心肝，喂飼犬豕，以泄天下蒼生之恨。」景隆忍耐不得，正要令狗兒出馬，道人亟止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早有一陣狂風，刮得飛沙播土，卷過對陣，無數惡獸從風猖獗。時四位仙師都在城樓上觀看，曼尼道：「我就是這樣一扇，把燕軍都化作飛灰不好？爭奈帝師婦人之仁，不肯一時決絕。」即騰身半空，取蒲葵扇兒輕輕兩扇，狂風倒轉，燕軍不能衝進；那些虎豹犀象，都刮在東洋大海去了。道人著亟，又擊取寶劍一揮，霎時間，黑雲毒霧，遍空湧起，冥冥中無數兇煞邪鬼，直撲到陣上。但見鮑師的赤烏鏡，翼翼飛騰，光芒四射，無異太陽當天；山鬼駭遁，種種變幻伎倆，倏然盡滅。

呂軍師在將台親自援桴而鼓，八員上將抖擻精神，領著一班貔貅壯士掩殺上去。李景隆亟令放箭，如雨點般射來；小皂旗、楚由基部下，也都是弓弩手，兩邊對射，互有殺傷。相距一個時辰，差不多箭都完了，然後交鋒。混戰逾時，燕兵比南軍多有三四倍，皆係關西健兒，驍勇無比，才棄命惡戰，三退三進。奎道人沒奈何，只得又作邪法，呼遣真正神鬼來助戰時，卻見四位仙師在敵樓站著，都不敢進，隨風而散。瞿離兒、賓鐵兒見又破了道人的法，便奮勇撞入中堅，直取景龍萬眾披靡，景隆大駭。幸得家將高雲、黃鳳躍馬爭持，只一合，高雲被離兒刺個透心，黃鳳被鐵兒斬去半個腦蓋，景隆乘間躲去。

那時燕軍腹中枵餓，又不見了主將，就如山倒一般，望後便退。

呂軍師擂鼓愈亟，將士是飽餐過的，愈加賈勇，直殺得燕軍充甲拋戈，斷頭截足，流血如渠，積骸遍野。朱狗兒保護著李景隆，望北而逃，見奎道人早已先走在大路上，疾呼道：「元帥快走，貧道有法治之。」將劍尖指著長林喬木，飛畫靈符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不知這個道人，青天白日，又弄出怎麼鬼來，且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